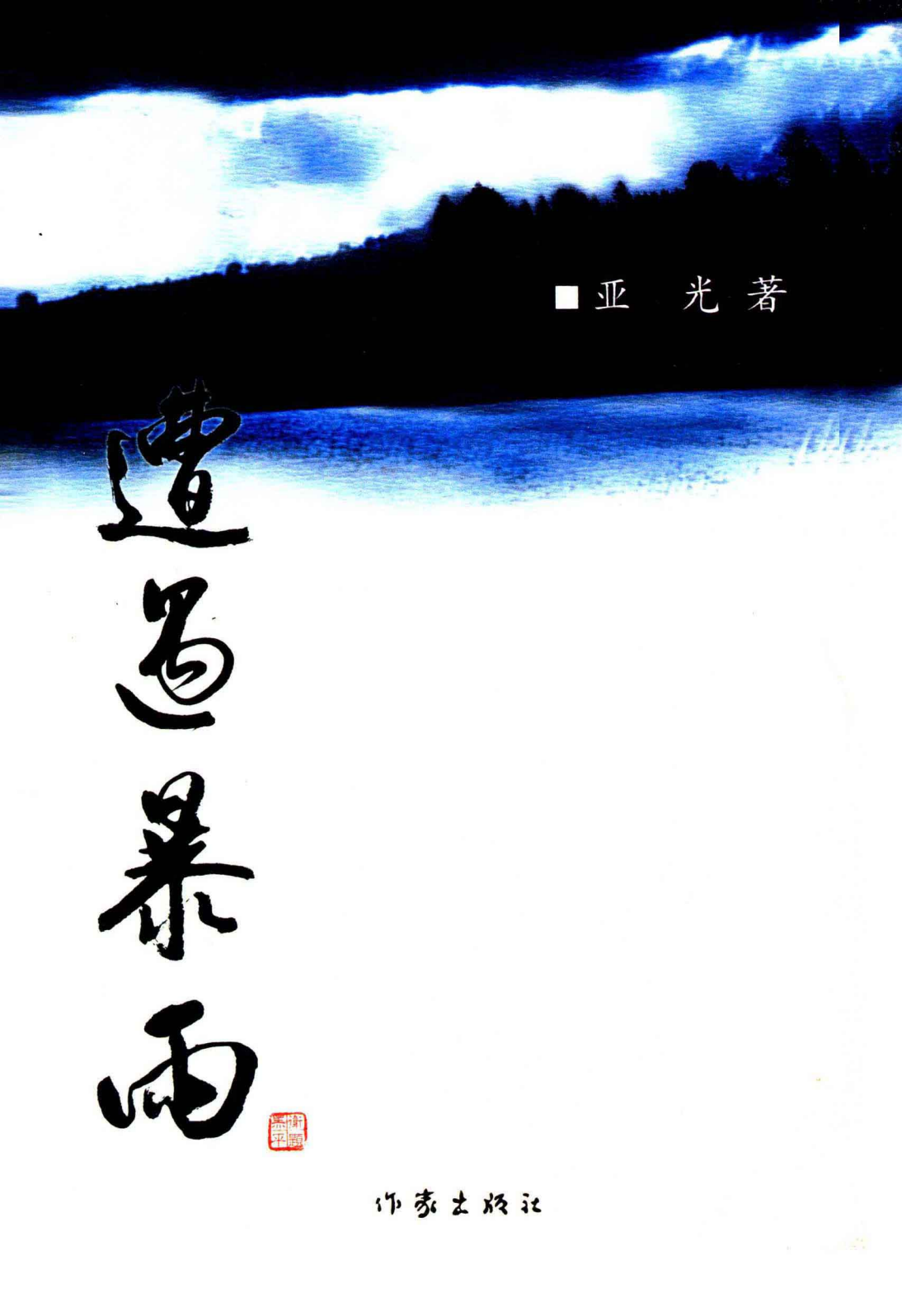




■ 亚 光 著

遭遇暴雨



作家出版社

遭遇暴雨

■ 亚光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遭遇暴雨/亚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9
ISBN 978 - 7 - 5063 - 4094 - 6

I. 遭… II. 亚…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3468 号

遭遇暴雨

作者: 亚 光

责任编辑: 汉 睿

装帧设计: 彩多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200 千

印张: 8.75

插页: 3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094 - 6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凌晨零时

热，闷热！

要是以往，肆虐了一天的酷暑再怎么这会儿也该凉下来。人们可以酣然进入梦乡了。袒露在被子外的胳膊大腿也会悄悄缩回去。而且这会儿也该起风了。夜风吹散了白天的暑气，给南岗，这座掖在大山皱褶里的小小县城带来一阵阵凉爽。

可是，今天却一反常态。午夜过了，不仅丝毫没有一点儿凉意，也没有一丝丝风。整座县城像罩上了一个大蒸笼，不仅热，还闷得人心里发慌！

既像大蒸笼，那么小城的人们便都像一只只热乎乎胀鼓鼓的馒头。

南岗地处边远，经济落后。人们的收入都不高。就连最受人羡慕端国家铁饭碗的干部教师们因为财政拮据也只能领那一点点干工资。政策规定的诸如职务、岗位、职称等等补贴一直挂在账上。每次调资也只是传达文件并不兑现，被人们苦涩地

遭遇暴雨

戏称为空调。既然工资只能空调，那么各家的屋里便无法空调了。什么海尔海信澳柯玛荣事达，小城的人听都懒得听。倒是电视广告上影影都不见的各式电风扇成了人们青睐的奢侈品。

屋里呆不住，人们只好光着膀子穿条薄薄的短裤衩挪到外面来。首先是小十字一带商铺午夜过了一如白天繁华。屋里睡不着不如打开店门透透气，时不时做一两笔小生意。背街小巷也见人影憧憧。屋檐下牵出一盏盏电灯，三五成堆挤在灯下或看铺金花或看捉豹子，要么就拉开阵势不急不躁地玩起了麻将。前两种玩艺儿简单，不过是用五十四张牌变换着花样搞些彩头，一张方凳一副扑克便可围起。麻将呢，便要稍微讲究些，少不了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好在南岗出葛藤，桌椅都是藤制的，搬进搬出并不费力。最热闹的地方怕是茶馆了。进入新世纪，外面的茶馆早已绝迹，换成了红红绿绿的酒吧和咖啡屋。这儿呢，依然是茶馆引领时代潮流。西街有一两家酒吧咖啡屋，从开张到现在生意清淡。就连今晚人们逃出屋来也少有人光顾。也真是，那种一杯三块五块的锅巴水小城人消费不起，也不敢恭维。倒不如两角钱一大碗的苦丁茶喝得爽口。南岗的山坡坡上野生一种奇特的灌木丛。采下茎叶晒干，抓一把泡在陶壶里，冷了倒出来，茶汁绿里沁黄煞是爱人。喝一口，甜丝丝凉悠悠地直透心头。咂咂嘴还满口回甜。只是这儿的茶馆不像四川，常见说书唱戏和隔座冲水的长长的壶嘴。不过一张藤桌一壶凉茶自斟自饮。茶客们要么闭目养神，要么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爱听不听，谁也碍不着谁。

“这天真热！”

“是热。”

“怕要下大雨。”

“早该下了！栽秧上坎到现在没见过一颗雨，乡下田头都干现黄鳝泥了。”

“要是下大雨，那体育场的演出还看得成？”

“巴不得演不成，好省下这半把年的茶钱。”

“你们单位也有派购任务？”

“咋不？甲票一百八，乙票一百二。我们单位效益差，照顾分了乙票。单位贴一半，个人掏一半。六十块钱听几首歌怕是钱烧包啰！”

“哼，叫花子玩鹦哥，穷得工资都只差发不起，还花几十万搞啥子银杏节！”

“几十万？你也太小看那几爷崽了！听我姑爷说扒干打净一百五十八万！”

“人家是京城来的大腕，个个都是帅哥靓妹，出场费是要这么多。”

“乖乖，甩脚甩手唱几首歌，一二十分钟就赚头十万，要当我们吭哧吭哧干一辈子啰！”

“妈的，现在也太不像话了！穷的穷得要死，富的富得冒油！”

.....

外面在骂娘，里面的小包间里烟雾缭绕。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四个男人正围着八仙桌打麻将。天太热了，热得叫人打不起精神来。

瘦子摸进一张二筒，踌躇起来。塘子里筒子不多，对家胖子已经倒下两把筒子，肯定在做大牌。弄不好会凑成他一把清

遭遇暴雨

一色。便将这张二筒留下，拆了搭子打出一张六条。

“吃了！”矮子坐在他下手，正要拣起六条，却被对家高子截了去。

“慢点，我和了！”

于是，数票子，收票子。小地方打麻将两块钱一盘，赢了不兴奋，输了也不伤元气。凑在一起，就是图个开心。

瘦子叫郑伯明，县招商局的综合科长。局里十几个人数他年龄最大。局长、副局长都比他年轻十多岁。人们便将他名讳的尾字忽略不计，直接唤他郑伯。

胖子叫蔡跃进，县政府办公室秘书。名字取得好，跨跃式前进，其实却不然。前前后后在政府办干了二十多年，陪了走马灯似的七八届县长，至今却连个科长的职位也没捞到。前几年照顾情绪，内部许了个副主任科员，也算是副科级。因为长得胖，朋友圈里戏称他“菜包子”或简称“包子”。

高子的名字更稀奇，叫彭加木。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罗布泊走失的科学家同名同姓。是从省城广电学校毕业分配到县广播站的工农兵学员。那年报上登出彭加木失踪的消息，第二天他老母亲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找到县里，弄得主管文教的县革委副主任一头雾水。二十几年过去，当年的工农兵学员成了县广播站的工程师。

矮子姚远便没有这类离奇故事了。平平淡淡一个小学教师。因为个儿太矮，四十老几仍孑然一身。好事的南岗人便建议他把名字改了，随便唤做阿猫阿狗也比唤姚远强。你想想，遥远遥远，讨个婆娘要等哪一天？

这四人仕途进步不大，却算得南岗城里的奇人和友谊地久

天长的牌友。麻将桌上少不了谈天论地。因为代表不同层面，不同群体，小到寻常百姓家的凡人小事，大到县领导层的趣闻轶事，无所不及，称得上南岗县的第二信息中心。不过，四人格守一条原则，消息来源大道也罢小道也罢，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仅仅过过嘴巴瘾，算不得数，更不得外传。

这会儿，他们一边搓着麻将，一边议论起新来的县长来：

矮子姚老师问胖子蔡跃进：“呃，包子，听说你们新来的县长是从省城下来的博士生？”

蔡包子纠正说：“不，不是省城是州府，不是博士生是在读博士生。”

“还不是妈的妈老外婆。”姚老师颇不以为然。

彭加木作古正经地说：“不一样。一个是完成式，一个是正在进行式。”

郑伯郑科长说：“这人确是个人才！他原来就是我们招商局的顶头上司。州里组织的各种招商活动，只见他跳进跳出，活跃得很！”

.....

就在这四位牌友不愠不火地议论他的时候，这位南岗县新上任的县长林青正一脸通红，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在他那间狭小陈旧的办公室里忿忿地踱来踱去。他衬衣的领口大大敞开，平常那条紧紧系在领口烫熨妥帖的碎花领带被扯向一边。地板的吱扭声和电风扇的吱嘎声混在一起，更增添了他心中的烦恼。

林青与县委书记秦川一块来南岗赴任是今年年初的事，满打满算也才半年时间。之前，他是自治州招商局副局长，是全

遭遇暴雨

州最年轻的县级干部。州委选拔他到南岗任职，不仅仅看重他的年轻，他的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学历，更看重他的才干，在后备干部中出类拔萃的才干。他思路敏捷，接受新事物快。网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新鲜理念刚一出炉，他很快便能融会贯通。加上平常勤奋好学，知识面宽，使他在各种场合应对自如，给人以精明强干之感。尤其在有领导亲自出席的一些重大招商引资活动中，他策划周到，表现活跃。待人接物，言谈举止又能恰到好处。很得客商青睐，自然也很得领导赏识。这次提任便是州长罗遇春的点名推荐。

林青的烦躁是有缘由的。今天上午十点，也就是距这会儿仅仅九小时，南岗县首届银杏节暨首届投资贸易洽谈会就要开幕了。开幕式上同时举行大型文艺演唱会，将有中央某艺术团的六七位著名歌星出场。为此县文化局印刷了刊有这些歌星艺术彩照的海报四处张贴。一直贴到了连计划生育小分队也很少光顾的乡旮旯。连从没出过乡没见过县城是啥模样的婆婆们也瘪着嘴兴奋地谈论着这些漂亮哥们儿姐们儿。可是临到要演出了才知道，这场演出团里并不知情，一封封措辞严厉的函电要求南岗县解释，并要求赔偿名誉损失。县里着慌了，准确说是林青着慌了。上任之初，他和秦川一样焦头烂额，一连几天睡不着觉。他苦苦思索怎样才能尽快打开局面，GDP当年提高两个百分点，彻底改变南岗县无所作为的落后状况。这可是州委州政府下的死命令啊！赴任前一天，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与他俩谈话时，州委书记孙映波气恼地说：“南岗经济基础差，财力薄，我们不是不知道。正因为想拉它一把，才好不容易做通省领导的工作，挤进了全省重点扶持县的第一批名单。原指望

有中央和省里的专项资金，南岗能摘掉落后帽子。结果扶持了一年，GDP考核下来仍然全州倒数第一，在省里这批重点县的排名也是最后，连比它更边远更贫困的县都不如！看来不采取组织措施是不行了！”“这两个人也该动一动了！”州长罗遇春也生气地说，他指的是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惠民和县长张同庆。“大会小会上你批评再严厉，最初他还红一红脸，下来后缠着你强调客观原因。到后来干脆无所谓了。遇上你还嘻皮笑脸的，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皮样！”当天晚上林青就失眠了。长期在部门工作，接触高层领导的机会不多。对两位一把手的直言不讳感到十分意外，也十分震惊。虽然他知道州委州政府对南岗县的工作十分不满意。否则就不会一下同时换掉两位党政一把手了。这在自治州干部任免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但直接听到两位主要领导如此激烈的批评还是第一次。他不能不为之悚然，也不能不为自己今后的祸福担心。因为在州招商局主管招商引资，对南岗的情况他是了解的。说实话也不能怪李惠民和张同庆不努力，委实是南岗的区位环境及基础设施条件太差了。你想想从州府到县城两百公里的盘山公路要走多久？尽管近几年公路改造铺了沥青上了等级，但坡陡弯多，再好的车也跑不起速度。即使中途不抛锚也要足足四小时。天哪，四个小时，这在以往不觉得，不过小半天。可在现在是什么概念？你可能会因此错过一次次重要的商机，可能会因此增加巨额的物流成本而投下的资金血本无归！即便是这样，南岗的头儿们为招来一位客商，引进一笔资金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州里的每次招商活动，别的县最多来位分管副县长，县长的面基本见不着。而南岗呢，每次领队报的是张同庆的名，其实连县

遭遇暴雨

委书记李惠民也亲自坐镇。五十几岁的老头子了，竟也像二十几岁的小伙样跑前跑后，那副巴结样让林青看在眼里都心酸！有一次林青看见李惠民和张同庆双双坐在宾馆大堂里心神不定，时不时朝楼梯口张望，像在守候什么人。他赶紧上前去招呼。果然，他俩在等候一位外商睡午觉。记得当时李惠民不无悲戚地对林青说了句：“小林，没办法，只要人家愿去南岗，我和同庆就是抬轿子都愿意！”如今，他的角色换成了秦川，张同庆换成了自己。莫非真要像他俩那样为客商吹喇叭抬轿子，一副可怜兮兮样？

不，不能再这样被动，要改变方式，另辟蹊径！

但如何另辟蹊径，他却心中无数，一点底也没有。

到位后，秦川提出要集中一段时间下乡搞调研，要他抓紧与政府各部门接触，尤其是计划、财政、税务、经贸等部门。尽快拿出当年确保GDP增长两个百分点的计划草案来。

接触的结果让林青松松了一口气。南岗县的GDP统计数还比较实际，也就是说基本没什么水分。不像周边一些县早已关停厂区长满蒿草的乡镇企业年年有产值，甚至逐年大幅度增长。就连一些纯粹纸上谈兵八字不见一撇的意向性合同指标数也统计进去。再就是重复统计，一个姑娘嫁两家，一甑饭敬两三个神以及所谓的合理推算、比例增长等等。这些诀窍，林青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心里头清楚得很。

在县长办公会上，招商局长章槐抱怨说：“我们吃亏就吃在太老实，一是一，二是二，一点都不灵活。人家左邻右舍哪个不在统计数上做文章？上面咋要求，数字就咋报，不也一样戴红花，拿奖金？”

统计局长蒋作人，一位深度近视、时不时用手指顶顶眼镜的老夫子执拗地说：“人家咋说我不知道，我只晓得统计要依法，要实事求是！”

旁边人笑说：“还实事求是？现在谁讲实事求是了？”

“是嘛，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要不是你蒋夫子迂腐，李书记张县长会丢乌纱帽？”

蒋作人涨红着脸辩解说：“这咋能怪我，领导要咋做我敢不照办？他们也不同意虚高统计嘛。”

林青心头有数，李惠民和张同庆确是因为GDP上不去，也就是经济落后而被双双免职的。看得出这事对南岗的干部震动很大，也很为他俩抱不平。其实，不只干部不服，就连当事人，他的前任张同庆又何尝没有情绪？在交接工作时，他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极不友好地逼视着林青说：“小林，南岗的情况我就不介绍了，你慢慢会清楚。作为比你虚长十多岁的老哥子我要奉劝你一句，再是挨批评、受处分也不要违心说假话。我和惠民书记别的本事没有，但说实话、说真话的勇气还是有的！”

在数字上做文章是不行了，看得出南岗的干部对这种虚报浮夸风很反感。再说了，现在离年终还早，还不到出此下策的时候。

要命的是他和秦川不仅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而且要面对一群表面唯唯诺诺、心底里不知想些什么的中层干部。不，岂止中层干部，就连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头头脑脑们也都各怀鬼胎，心藏玄机。让你时时感觉到一种沉闷，一种压抑，

遭遇暴雨

甚至一种危险。

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如果说他俩要尽快打开局面的话，首先就得尽快改变干部的这种精神状态。

在和秦川商议的时候，这位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州委副秘书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许久小声地说了句：“可以理解啊！”

林青明白，他指的是南岗的干部普遍对州委突然调整原班子主要负责人的不满情绪。但是，现在大家都得面对这个现实，不仅南岗的干部要面对，他俩难道就可以回避？不能任其这样不死不活地拖下去。得有什么好办法一举改变这种状况！

沉吟许久，秦川同意林青选择适当的时机找一个适当的由头组织一次什么大型活动。一则造造势，扩大南岗同时也是他秦川和林青的知名度。二则也可以此振奋南岗干部的精神，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也巧，林青在州里组织赴京大型招商活动时结识的中央某媒体的一位记者知道他出任南岗县县长，打来电话祝贺。并且热情表示愿为西部大开发尽一点绵薄之力，为林老弟吹吹喇叭，抬抬轿子。这让林青灵机一动，不妨借助这位京城名记的影响力干一件轰动全州、全省，甚至全国的大事。于是便有了这次首届银杏节暨首届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创意。随后便是一番电话联系和函件往来。这位笔名叫鲁风的大记者还亲自来过一次。最后谈妥由北京弘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整台演出活动的组织。其中有某中央艺术团凤子、冰花、薇薇、猛哥等当红歌星及某电视台收视率极高的节目主持人晓晓和兵兵。演出费税后一百五十八万元包干。

10. 林青知道，这一百五十八万并不贵。眼下明星走穴成风，

不说大腕，稍稍挨点腕边的演员出场费开口就是十万二十万。鲁风组织的这些演员都够得上腕级，一般情况下没有二三百万根本上不了台。按鲁风的话说简直不可想象。而鲁老师就是把这件不可想象的事儿办成了！还一一出示了这些大腕们亲笔签名的演出合同。

林青也知道，这一百五十八万完全要靠南岗县财政支付也是不可想象的。全县税收一年到头搜干刮尽也才一千七百万，加上省里州里各种名目的专项补助也才三千万多一点点。而财政供养人口就有五千多，平均一个人摊不到六千元。况且大多专项补助是戴帽下达用于赈灾救济、扶贫开发、公路建设什么的。也就是说绝对不能挪来吃饭。真正能用于吃饭的钱也才两千三百万。除去公务费和其他行政开支，每一个吃皇粮的人辛苦一年还落不下四千元。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财政你能指望它拿出这一百五十八万白花花的银子来？

说来也巧，你刚打瞌睡，便有人送来枕头。省城一家经营矿产品进出口业务的宏达公司经州长罗遇春介绍找上门来，准确说是罗州长亲自带来的。林青是何等聪明的人，没有过硬的背景会搬得动州太爷大驾？林青撂下所有工作鞍前马后亲自陪宏达公司的老总冯进到矿山选点。这位冯总人虽年轻，却有魄力够朋友，当即答应给银杏节赞助一百万，让林青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剩下的五十八万就容易解决了。林青算了这样一笔账：参观券按四千张销售，甲座乙座平均按一百五十元计算，这一点林青特别在意，南岗经济基础差，消费水平低，票价定高了是要遭人骂娘的。除去赠券，基本可以落实。问题是县体育场太

遺馬暴雨

小，东西南北满打满算只能摆三千个座位。林青实地视察后决定在场子中间增加一千个座位，中小学停课一天，搬来学生座椅解决。只要严格控制赠券，除了老同志一律免开尊口，基本能抹平这缺口。

要命的是票卖出去了，省里州里贵宾的邀请也已发出，却接到中央×团措辞严厉的交涉函。林青着慌了，他思虑再缜密，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一出！假使真要演不成，这玩笑可是开大了！南岗，不，他林青的知名度可就一下上去了。而他在南岗，不，在全州甚至全省又怎能待得下？

秦川知道这事也慌了。上任以来，他一直很尊重林青。一直恪守“管大事，用干部”的规矩，很少过问政府事务。这一下他沉不住气了，这台演出真要泡了汤，声名有碍的绝不只是他林青。他黑着脸责问道：“不是签有合同吗？咋会节外生枝？”

秦川可以问林青，林青找谁问去？他急慌慌连夜赶到省城，直接上机场赶到北京，找到那狗日的鲁风。

鲁风一脸委屈，也一脸的无奈，拍打着一沓沓白纸黑字的合同：“你看！你看！谁没签字？”

原来，鲁大记者智者千虑却有一失，他请了张三，漏了李四。李四认为自己比张三牌牌硬，以为遭此冷落是可忍孰不可忍，便将此事捅到了团领导那儿。本来这种事在京城演艺圈司空见惯，团领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想闭闭眼，偏偏李四义愤填膺，上纲上线。团领导只好函告南岗，下了禁令。

解铃还须系铃人，林青准备去找李四。

鲁风连连摆手，一脸的不屑：“没用，没用，这会儿找这婊子养的没用！”

林青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团领导。

说来好不恓惶，南岗区堂堂县长在剧团宿舍楼塞满破柜烂箱脏兮兮黑乎乎的过道里愁愁地站了两三个小时。等团领导睡足了午觉，喝足了凉茶踱出屋来才见到他。随后的屈辱和难堪非但笔墨难以表述，就连林青本人回来后也讳莫如深。

不管怎样，问题总算解决了，团领导批准这场演出。只是不由弘华公司组织，而以×团西部慰问演出的名义。费用仍按弘华公司签订的数额继续优惠。

天不灭曹也！林青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回程的飞机上，心力交瘁的他竟然酣酣地睡着了。飞机着陆旅伴们都走完了他才被漂亮的空姐唤醒。

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些腕哥腕姐们因为走穴不成，成了派遣，只能领那出差补助。这点点钱给他们吃顿饭塞牙缝都不够。积极性便受了影响。按计划昨晚到了省城，下了飞机即换乘汽车赶来南岗。一听说还要赶四个小时山路，哥们儿姐们儿不干了，嚷嚷说青春属于党属于人民，生命却属于自己。天黑路险，不能拿属于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要宿一晚，第二天才能成行。

这一下完全打乱了林青的安排。试想上午十点开幕，就算路上不出意外也要四个小时。天晓得这二百公里山路能不塞不阻？这些姐们儿哥们儿都习惯睡懒觉，会大清早上路？

门被推开了，招待所主任苏元坤毕恭毕敬摸进来，谄媚地说：“林县长，演员的房间都准备好了。床单被褥全换成新的。您要不要检查一下？”

“检查个屁！滚！”林青勃然大怒。

遭遇暴雨

※ 凌晨一时

遭過暴雨

忙活了大半月，熬了好几个通宵。原以为蛮可以讨讨新来的领导欢心，不料却换来林县长一句“检查个屁，滚！”招待所所长苏元坤一肚子委屈蔫巴巴地回到自己那间兼做物品保管室的办公室。

“妈的！”苏元坤忍不住骂了句娘。这在平常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苏所长来说是不多见的。是嘛，要检查也是你林大县长亲口交代的，事情办完了请你来看一看并没有错嘛，你发啥火呢？

和林青一样，苏元坤也属牛，却比林青大整整一轮。年纪大没用，苏元坤在县政府招待所所长的位子上已经干了十四五个头。是一条大家公认的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也真难为他了，这次银杏节县里虽然成立了后勤接待组，从各部办委局抽调了几十号人，还明确由常务副县长钱进牵头，但实实在在的工作却大半落在苏元坤肩上。后勤接待不外